

文壇與文攤

作家趙樹理是「山藥蛋派」的代表人物，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奠定了他自己以及「山藥蛋派」在中國文壇的獨特地位。

趙樹理曾說過一段話：「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裏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願。」

趙樹理也正是這樣做的。他的小說，沒有花裏胡哨、佶屈聱牙的辭藻，沒有堆砌扭捏、光怪陸離的敘事結構，語言文字平實樸素，故事通俗易懂，人物形象鮮活，圍繞着灶台菜園、田間地頭娓娓道來。粗通文字者就看得懂，不識字的農民也聽得懂。

固然，趙樹理的小說也有着某些特定的時代烙印和歷史環境，但是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這番「文攤」之論，至今聽起來，愈加振聾發聵。

「文攤」絕不意味着去刻意迎合低俗，而是在創作時真正秉持誠意，來打動讀者、觀眾，讓人看得懂，看得進去。

反觀現在的某些文學、藝術、影視作品，從一開始就是瞄準所謂的「文壇」地位，奔着獲獎而去。或是故意標新立異，一味地玩弄技巧；或是故弄玄虛，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神秘架子；也有的強行拔高，包裹上哲學、主義、先鋒、實驗等各種名號來嚇唬人。唯獨缺少了真情實感和生動的故事。一些狗屁不通的小說、詩歌，讀者看了味同嚼蠟、如墜霧裏。而此類「文壇文學家」則自視清高，以曲高和寡、陽春白雪自詡。讓文學藝術淪為小圈子的「自嗨」與「近親繁殖」。

白居易、柳永是唐詩、宋詞的「頂流」，其文壇地位自不待言，但兩人的作品也不缺少「文攤」的關照。「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這要差煞多少現在的詩人？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庫拉索仙人掌湯

在庫拉索這座被烈日炙烤的加勒比小島上，滿眼不見柔情草木，四處直挺挺的，全是能戳破蒼穹的仙人掌。

漫山遍野的頑劣刺叢會讓普通人敬而遠之，可在庫拉索人心中，那是大自然在嚴酷旱季裏，對這片土地赤誠、慷慨的饋贈。

Kadushi，又稱蠟燭仙人掌，也指代當地最出名的仙人掌湯。要喝到這一口野性，首先得跟時間搶速度。必須趕在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之間，踏着烈日鑽進灌木叢，早不行、晚也不行，唯獨在這個微妙的節點，仙人掌體內的苦味才收斂得最乾淨。

砍下來的仙人掌枝幹要仔細清理尖刺、削掉外皮，取出裏面半透明的果肉，反覆捶打，最後扔進滾水中。別看只有半個多小時，掌勺的人必須守在爐火旁攪攪攪，等膠質在高溫下徹底釋放，湯汁開始濃稠、拉絲，才算完成了第一步。

接下來，真正的重頭戲才開始。醃牛肉、豬尾、乾蝦、蛤蜊，這些重口味的硬貨裹挾着滿身鹹鮮，一股腦被丟進綠色的汪洋中。等它們收斂各自鋒芒，跟汁液融為一體，再放半根辣椒，一鍋扎實、濃郁的仙人掌湯就做好了。

面對這碗「綠湯」，很多人大概已經皺眉了。可只要你敢邁出第一步，一勺送到嘴裏，心中疑慮都會被擊碎，變成極具衝擊力的味覺重擊。

雖然第一秒是惡作劇般的黏滑，可接下來會感受到仙人掌特有的微酸和苦，這味道孤軍作戰勝率不大，但配上醃肉、海鮮，確實有了絕妙層次，雖不精緻，勝在熱烈直白。

當地人喝這碗湯，必有 Funchi 作陪，這是用玉米麵熬成的乾糧，泡在湯中，有的負責粗糲，有的承擔綿密，越嚼越香，越吃越上頭。

島上老人總喜歡說，精細的吃食是給城裏人準備的，而 Kadushi，則是烈日下討生活的同胞長力氣用的，生命力頑強的人，都愛這一口。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在人類文化圖景中，幽默的複雜度排名應該是很靠前的。有的時候，幽默又特別依賴於文化氛圍和具體情境，脫離了這一點，幽默甚至可能變成冒犯。更多時候，幽默來得出其不意，一句妙語，一個動作甚至眼神，都叫人忍俊不禁。有的幽默卻也可以預計。

比如，經典的相聲段子如馬三立的《逗你玩》《家傳秘方》，我聽過不止百次，而且一直聽的是錄音，每次並非是情境不同的現場演出，但是，馬三立最後說出那句「逗你玩」或者「撓撓」時，我照樣會感受到幽默的力量。

照此想來，幽默是有規律可循的，或者說，當語言以一定的結構排列和表達時，幽默就自然而然產生了。果真如此，也許AI不但有能力製造幽默，而且會比人類更擅長。事實上，如今網上流傳的笑話，不少出自AI之手。慕尼黑大學和瑞典研究者去年的一項實驗表明，完全由AI生成的梗圖，在「幽默性」上的平均評分高於純人類組和人類與AI協作組。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作為大模型，AI的工作原則是「根據上文猜

下文」，掌握了足夠多的幽默段子的結構，它確實能創造出新的段子，但它可能只是明白了「什麼好笑」。從哲學層面講，幽默是人類面對荒謬的一種心理對沖，這個意義上的幽默，本質上屬於人的存在方式的範疇。而在AI的世界裏，並沒有承載着人類文明內涵的「存在」、「荒謬」，因為這些概念連同「幽默」的內核都是不可計算的，能計算的只是它們的某種表現方式。

幽默和笑，聯繫在一起。而「笑」有時發自內心，有時卻是因為

被撓到了「癢癢肉」。我以為，AI提供的幽默，大概是後者，是一種因為肌肉、神經受到外來的刺激而引發的反應，這種反應的表現形式就是「笑」，但這樣的笑，顯然脫離了笑之本意。幽默，或能成為AI「威壓」之下人類安放心靈的最後港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金「子」銀「子」

他金屬材料，也不見有「鋁子」「鉛子」「鋅子」的說法。獨稱「金子」「銀子」，有解釋說這是「金銀可當兒孫」，子孫若不孝或不在身邊，手裏有銀「糧」心裏便不慌。

近年網絡上經常有人戲謔地說，成功人士的標誌是房子、車子、金子（也說「票子」）、妻子、兒子「五子登科」，同樣是將金子與兒子並列。

有了孩子也不缺金子，就常會為孩子不惜一擲千金。清代學者梁紹壬有一則筆記故事，講江南從前有一位

富家公子進京趕考，父親給了他五千兩銀子做路費和生活費，這位公子天生性格豪放不羈，一路上遊山玩水，肆意揮霍，等到了京城身上的錢已經花得精光了，偏偏他又得了重病，連考場都進不去，心情頹喪到了極點，最後只好四處借錢才勉強回了家。父親起初很生氣，覺得兒子不務正業，正想痛罵他一頓，在行李箱發現兩句詩稿「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父親看了後，又是心疼又是高興：「能寫出這兩句詩，那花掉的五千兩銀子也算值了！」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中西醫治療

告顯示並非傳染病，故此轉往普通病房。母親留院一周主要服用抗生素，幾天後咳嗽開始減少，七天療程後基本痊癒出院。我想：「這次真是吉人天相！」

西醫用西藥能夠迅速處理炎症，將病情控制不致生命危險。然而，西醫沒有找出病因以及後續護理。由是，我安排母親出院後看中醫，慢慢以中藥調理身體。醫師的「望聞問切」較為細心，我們詳述母親當日病發的經過，醫師便指出老人家的肌肉退化，氣管和食道之間容易互相交錯

閉合，母親極可能是服用日常的降血壓藥丸時喝水噎着，有雜質的水入了氣管再進入肺部而致肺炎。醫師處方中藥粉予母親服用，連續服藥兩星期後，母親的精神狀態更佳。經一事、長一智。老人家的飲食方法必須在意。喝水尤其要小心，淺嘗細嚼不單是享受，而是減少噎着的危險。

我的身體亦多警號，雖不是嚴重病症，但也毛病叢生。從前每次感到身體疼痛，甚至是傷風感冒，我即便時服用止痛藥，感覺像是迅速痊癒，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騎士的悲嘆之歌

魔鬼》。

公元一五一三至一五一四年間，丟勒完成了三幅被後世稱為「大師版畫」的作品：《騎士、死神與魔鬼》、《憂鬱I》和《書房中的聖傑羅姆》。三幅作品分別對應中世紀哲學中的傳統美德——神學、智慧與道德，此作所體現的便是道德。畫中身穿鎧甲手持長矛的騎士騎在高頭大馬上緩步前行，莊嚴肅穆的騎士形象顯然借鑒了畫家在遊歷意大利期間從古羅馬雕塑中汲取的造型靈感。在他身側的另一匹馬上，死神與他並肩前行，手持沙漏時刻提醒着人們時光轉瞬即逝。選擇此作為封套應是源於畫中死神對應馬勒樂曲中關於死亡的思



考。在二人身後山岩頂端的城堡和瞭望塔讓整幅畫面具備了深遠的透視縱深。在左下角的骷髏頭旁邊，畫家最具辨識度的「AD」符號簽名和創作



藝加之言

王加

逢周三見報

年代被不露聲色地安置在此。畫中馬匹緊實的肌肉線條、鏗亮的鬃毛和人物鎧甲上的光澤感均被丟勒通過單色線條的穿插交錯和流暢曲線得以實現。畫面清晰的明暗效果和背景的留白，讓黑白版畫具備了文藝復興開始萌芽的光影空間感。

「碟中畫」《悲嘆之歌》&《第十交響曲——柔板》/《騎士、死神與魔鬼》

我個坐的地方都難。今年六月菜鳥第三次搬家，居然遷入了X原來的競爭對手Y從前租用的地方。聽說目前兩家合用房子，不知具體怎麼分配。Y在小區租房兩三年了，不但收快遞，還開小賣部，擺攤賣西瓜，零零碎碎做其他生意。他對快遞業務好像不怎麼上心，平日基本缺席。僱人看攤也時常出錯，服務方面遠不如X。現在乾脆讓老父接手快遞點，自己又找其他發財機會去了。

X的踏實和Y的跳脫風格不同，業績也對比鮮明。X的女兒去年大學畢業，在本地找到了工作。當個「菜鳥」主人，雖然辛苦繁瑣，好歹衣食無憂，X的堅韌自強令人佩服。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

聲影共鳴

今年，備受關注的動畫電影《反斗奇兵5》再度回歸大銀幕，這部迪士尼與彼思打造的動畫系列，自一九九五年面世以來，猶如一系列永不停駛的時光列車，承載着無數人的童年。從當年首部電影全球大收近四億美元票房，到如今跨過三十年里程碑，胡迪與巴斯光年早已從銀幕走進了我們的生活，成為陪伴幾代人成長的摯友。

對於香港觀眾而言，這部動畫不僅僅是娛樂，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懷。自《反斗奇兵2》起，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劉青雲聲演「巴斯光年」，張衛健聲演「胡迪」。雖非科班出身的配音員，但兩位演藝經驗豐富的戲骨，憑藉對角色的細膩解讀，賦予角色滿滿的生命力。

劉青雲的聲演旅程中，除了巴斯光年，他那極具辨識度的聲音，更在《海底奇兵》的馬倫、《加菲貓》系列，以至《LEGO 蝙蝠俠英

雄傳》中一一重現。大銀幕上的劉青雲，是四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無論是深沉冷靜的警探，還是複雜糾結的小人物，他總能以爐火純青的演技掌握自如，私下的他卻是出名的沉默寡言，總喜歡將自己隱藏在角色背後，在片場安靜地沉澱。

在真實世界裏，劉青雲不喜多言；在動畫世界裏，他卻能透過聲音，跨越語言與年齡的屏障，引發無數觀眾共鳴。或許，這正是劉青雲作為演員的終極魅力。他以那份對演繹的絕對專注，在虛擬的動畫世界中，雕琢出無可替代的真實。這份跨越三十年的「聲」影，不僅是技術的展現，更像是陪伴着觀眾成長的故事書。



霏常娛樂

文霏霏

逢周三、四見報